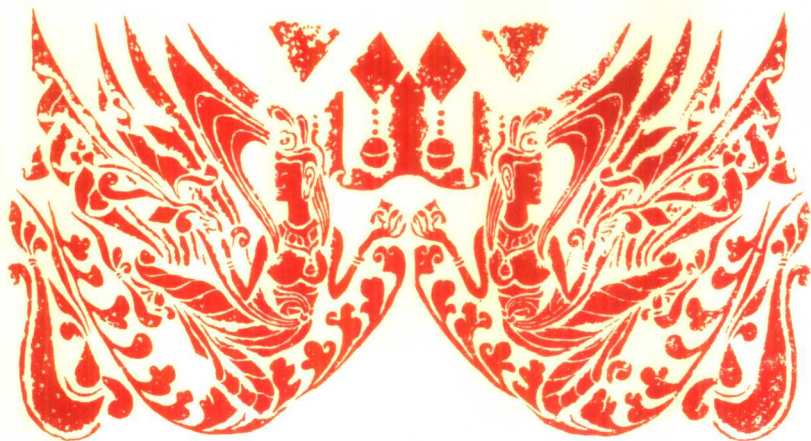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14

散文卷

(八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14

散文卷

(八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1 2

吴德旋 (1767—1840)

字仲伦，江苏宜兴人。幼好学，与丁晨暉就学龙城书院。善为文，“见袁枚所论先世事，即作文驳之”（姚椿《吴仲伦先生墓志铭》）。二十岁后，以县学生游京师，结交阳湖派文人张惠言、恽敬，互相砥砺，始知读书为文之道。居京师二载，考试未中，生活窘迫，郁郁无聊。自是之后，便“讲业齐鲁，北至燕南，度浙江无所就，因而归，意志颓落矣”（《丁晨暉六十寿诗序》）。嘉庆九年（1804），“以禄不逮养，遂弃举子业，专志于学”（姚椿《吴仲伦先生墓志铭》）。十年（1805），年几四十，拜谒桐城派文人姚鼐，得益匪浅，成为桐城派姚鼐的著名弟子。广西吕璜承其学，而璜之乡人朱琦、龙启瑞、王拯等，“皆步骤吴氏、吕氏，而益求广其术于梅曾亮，由是广西有桐城之学”（徐珂《清稗类钞·文学类》）。著有《初月楼文钞》十卷、续钞八卷、《初月楼诗钞》四卷、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一卷等。

鵝园记

溇湖东三里许，地名归美桥。桥之北有宅一区，曰归来墅。墅中所谓鵝园者，纵广不及二亩，园之主人安其小也，故名。园中垒土叠石为丘，登丘而望，隐隐见溇湖水如紫带，同官、鹅谿诸峰，其秀皆可揽挹。丘之下为池，三分其园之广，而池居一。池中有蒲、有莲、有葭苇之属，鱣鱼数十尾，潏潏乎其间。池之北为饮虹之亭，折而西为课花之馆，庭中花药纷郁，修篁蕙茜，掩映栏楯之前，主人暇则读书于此，客至则汲泉煮茗，或呼僮具杯酌，颦园蔬

为饌，有古隱士風。

余讀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如梁鴻、高恢之徒，激亢高蹈其踪，踪若滅若沒，使人不可得而見，蓋士之瑰意琦行者，既自以其身不能隨時俗俯仰，而耳目所接，卑瑣齷齪，適足以發其牢騷憤懣、无聊不平之感，宜其潛隱伏奧而不肯與當世之人相見也。今鶴隱地不出閭閻，而丘壑自具，山水之勝，一凭眺而得之，以是為隱者之居，其亦可以徜徉自恣，而无違世遠去之思矣。主人姓吳氏，名觀，于余為再从兄云。

选自《初月楼文钞》。写鹤园清幽秀美之环境，适宜“隐者之居”，并非称赞隐者潜隐伏奥，独善其身，而是反映时俗“卑琐齷齪”，迫使有卓越思想的士子难以随时俗俯仰，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权宜行为。所写园林之环境与景物，语言纤细，却无芜词套语。（牛仰山）

李兆洛 (1769—1841)

字申耆，江苏武进人。九岁能为制举文，操笔立就。少时就读于龙城书院，究心考据之学，为卢文弨所称许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中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，授安徽凤台县知县，任职七年，所辖之境大治。旋以丁父忧，遂不出，主讲江阴书院约二十年，其间治经术，通音韵，习估训，考天官历术。治古文者，如承培元、宋景昌等，皆为兆洛所授。工诗古文，精考据，尤精舆地之学，论文取经汉魏，以复古人骈散不分之说，与当时桐城派宗师归、方，上追司马、韩、欧者，判然殊途。道光二十一年卒。年七十三。

著有《养一斋文集》二十卷等。

菊 谱 序

读书者必展卷散帙，周观终始，通其文辞，达其旨趣，然后别正伪，审取舍，掩卷而了然于心。若徒以蓄书为观美而已，则充牣盈几者，或仅知其名，或并其名而未之识焉。论交者亦然。久与之处，习其性情嗜好、刚柔迟速、醇疵短长之致，于是就其所是，辞其所非，相益相长，在远而日亲。否则，憧憧往来，酒食趋逐，境过之后，其面目亦略不记忆。即有闻声而慕思者，其心既浮，其相知亦浅，岂足以通道术、契神明哉！

花之品类惟菊最伙，其种不下数百，其色泽、神致、形状、大小、疏密，以及根茎、枝叶，细辨之而莫有同者焉。故吾喜蒔菊，遍购其种。秋风乍高，清霜未落，盈畦烂然，或列盆盎登之几席，终日玩对，纵横一室。常手自扶植，能审其种类，终岁之间，课晴雨，除蠹蝨，无时日闲隙，故俊茂焰朗，奇致叠出，若其相酬然。夫餐英玩芳，雅流之所同尚，然多买之园丁，捆载而至，一经移徙，其天不全，不能尽偃仰自如之趣，玩不数日，辄已萎败，随手拨弃。其含苞之初，枯谢之后，无由悉其变态，徒取五色备具，罗列杂遝，一览喜笑，目且不给于色，能问其名者或寡矣，况有知之而差别之者欤！予既赏其艳逸，欲与嗜此者之共赏之也，因就所见，著为谱。

予向时读书家园，亦颇艺菊，购种至百余，思为之谱，已属稿矣，私念菊之种不尽于此，恐以耳目所限，贻名花羞，遂姑置之。侵寻二十余年，了不复能忆矣。其种类颇有异于此者，使此稿尚

存，以补斯谱所录，不益广乎！夫好书无尽，随所见者探索而存诸心，皆可以集益，好友无尽，随所遇者讲说而合其志，皆可以得师。若其所不及见，不及知者，则在岁月之积累，及同志者之共为积累而已，岂必无书不读，始为善读，无人不友，始为善友哉！

选自《养一斋文集》。以种菊、赏菊为喻，论述读书与交友的道理。作者认为好书无尽，随所见而周读终始，通其文辞，知其旨趣，存之于心，始为受益。好友无尽，随所见而交往，知其性情志趣，取其是，去其非，才可相益相长。如此读书交友，犹之乎亲植菊花，审其类别，辨其习性，始可枝叶繁茂，花蕊芬芳。反之，书不读，仅供陈设，交友虽多，酒食趋逐，如同赏菊者从卖菊者手中买来菊花一样，为时不久，花枝枯萎。文中设喻引类以反复论述读书交友之理，透辟深刻，发人深思。行文挥洒自如，无芜杂之嫌。（牛仰山）

海国纪闻序

予游广州，观于洋商肆楼，见夷人形状之殊诡，室屋衣服器用之穷巧极侈，欲求土人能通晓外夷事，一询诸国所在远近，海道曲折，及其国之大小强弱，风气厚薄美恶，政令刑禁之大凡，几以考验故籍，规揣今势，而通事译卒，率贸然莫辨，复时为漫诞以相眩骇，意常恨之。

久之，识吴广文石华，言其乡有谢清高者，幼而随洋商船，周历海国，无所不到，所到必留意搜访，目验心稽，出入十余年，今以两目丧明，不复能操舟，业贾自活，常自言恨不得一人，纪其所

见，传之于后。石华恫焉，因受其所言，为《海录》一卷。予取而阅之，所言具有条理，于洪涛巨浸，茫忽数万里中，指数如视堂奥。又于红毛、荷兰诸国，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，辄留兵戍守，皆一一能详，尤深得要领者也。然以草草授简，未尽精审，或失检会，前后差殊，因属石华招之来，将补缀而核正焉。而石华书去，而清高遽死，欲求如清高者而问之，则不复可得也，惜哉！惜哉！就其所录各国大致，幸已粗备，船窗有暇，为整比次第，略加条定，疑者缺之，复约其所言列图于首，题曰《海国纪闻》云耳。

清高嘉应州之金盘堡人，十八岁随番舶出洋，朝夕舶上者十有四年。三十一岁而薨，生乾隆乙酉，死时年五十七。吴广文名兰修，亦嘉应州人。

选自《养一斋文集》。借为《海国纪闻》为序，热情地颂扬了谢清高口述的《海录》一书的社会价值，表现了作者积极探求西学知识的改革开放思想，并对谢清高的英年早逝，怀有惋惜之情。综观全文，似有为谢清高立传之意。（牛仰山）

玛瑙泉别墅记

北山多名泉，玛瑙泉在廉将军墓左，孙景贤上舍营别墅焉。

泉上出，晶莹可鉴。上有佳木，乔枝互翳。凿方塘引泉盈之，筑小亭于其中，敞牖四达。芙蓉被波，纤鳞唼绿。水溢东出，潏然泻石上，下导小溪，曲折数里，达于肥泉之南。结庐数楹，容促坐，盖营之而未成也。负阜接磴，屏拥案演，面带肥水，悄焉西迈。熨湖淖淖，鲜碧无际。外则交横阡陌，方野原隰，秋场可筑，春蔬足

供。依岩弄泉，则危楼复堞，驰帆宿舫，时明灭于青林之表。远不绝迹，近不涉器，亦闲居之胜赏矣。

余读《水经注》，寿春城郭左右，自长濬津而下，有山渊寺、解南精庐、西昌寺、曲水堂，皆擅山水之胜。当南北战争之时，此为兵冲，而名兰杰观，曾不隳坏。郢氏崎岖戎马，无废燕游，而文笔之美，又足以发挥幽奥，漱涤岩壑。每过北山，未尝不慨然思之。

夫山水之华泽，天地之所含演也。所以涤畅灵明，舒写仁智。方今安宁日久，民气和乐，弦诵之声盈耳，而名胜之地，只益荒塞，风雅或少衰矣。

余尝以春秋佳日，携宾从至泉上。仰瞩云峤，窥八公之奇纵，顾寻垒培，想谢傅之元致。解弢息阴，往往淹晷。景贤乞为之记，因欣然书之，深望其墅之成也。

本文选自清刊本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卷一四。玛瑙泉在安徽寿县北山之上，作者的朋友孙景贤营别墅于此，这篇记文系作者在别墅开始营建时所作。

作者在文中先以清新的文笔描写了玛瑙泉秀丽宜人的自然环境，以见其很适合营建别墅，又借《水经注》的记载点出玛瑙泉一带自古即为名胜之地，尔后不禁感慨安宁日久反而使名胜萧瑟，言外之意，当世缺少郢道元那样的雅士。

文章无论写景还是议论，都写得挥洒自如，隽永耐读，尤其议论部分，对比鲜明，手法高明。（李复波）

彭兆荪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雁门关赋 并序

雁门关在代州西北三十里雁门山上，双阙斗绝，一名西陉。予自少岁游晋，道出此关，俯仰今昔，辄形歌咏，意有未尽，复援笔而赋之。辞曰：

凛凛凋岁，峨峨塞垣，黄芦匝地，层冰射天。斜日奄忽，薄于虞渊，一径入云，有关屹焉。尔其俯潏沱，通广运，隔六角，障全晋。圭峰夏屋承其趾，龙河豹突流其润，望虎落之周遭，压龙堆而称峻。屋厖壁立，闾閤洞开，焱火星灿，堞齿鳞排。风紧马缩，天空雁来，飞楼矗其缥缈，冻旌纷以毵毹。西顾丫角偏头，东睇紫荆倒马，山川郁而相缭，泉石渥兮成赭。渺几代之烽烟，判何年之夷夏，缅汉唐之纠纷，独怆然而涕洒。

想夫奉春既逝，韩王殒身，谷蠡方伉，孤途弗宾。元光之代，发卒万人，修土槽以遏冲，储藁石而拒尘。终何险之能塞，徒膏野而化磷。况乃大黄不发，太白当中，将军失李，贤守悲冯，戊己屯撤，东西尉空。凡夫五原吏卒，三河美丰，荆楚剑士，蕃汉焚馐，莫不樱白刃，冒霜锋，饮羽有技，横草无功，壮士骨白，佳人泪红。嗟此嵯峨而摧囿，几经猿鹤与沙虫。若其就掌庭，辞兰苑，驱玉轮，张油幌；明妃去番，翁主嫁远，走跼跋之明驼，感芳华之婉婉，睹

此天苍野茫，露宿星饭。角起哀来，云黄春断，能无琵琶不和，褙衾失暖。长吁白登之台，弹泪紫蒙之馆。更有雄主阿摩，奇貌黥鸦，千乘万骑，献馘射犯。银枪驻队，王帐开牙，刀夺霜皎，风吹帽斜。此皆盖世之杰，如博得泉，力辟土宇，威慑天骄，奈何长星易陨，霸业烟消。离宫敲兮蔓草白，影堂寂兮灵风飘，惟双闾之如斗，犹亭亭而岌岌。

于是弃繻愧人，庞眉书客，驻鞭于句注之巔，探符于常山之脊，叹射虎之无人，笑食雁之奚益。聊烦冤而抒怀，吊什一于千百。关石兮峨峨，关榆兮冱萝，迴飘颻兮生粟，戍卒暇兮枕戈。据鞍揽辔，为雁塞之歌，歌曰：紫厓高兮九边伊阻，遭时清兮一夫何御。折边花兮醉边醕，吟敕勒兮怅无侣。独绞泪而徊徨兮，感英雄与儿女。

本赋选自光绪二十年泉唐汪氏合刻《小谿觴馆诗文集注·文集》第一卷。王芑孙的《小谿觴馆集序》曾这样评价彭兆荪的赋：“少长边塞，多接通流，精求缘起，熟析利病，有山川以助其奇，有风云花鸟以壮其思。”这篇赋就是写北地形胜雁门关。赋的第一段写雁门关的形势地理，据赋后作者自记：“古雁门关，唐时所筑，在雁门县西北五十里，今关为明初所移，非古雁门关也。”但作者写来，巍巍雄关已生动地矗立在我们面前。赋的第二段写与雁门关有联系的历史陈迹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页页翻过，作者写来若即若离，既切合而又不拘泥雁门关实地，人们在这些史迹前无不被深深震撼。赋的第三段回到当前，写今人的感慨，作者本“不幸久困，有羁愁骚屑，摧撞拂郁以激宕其中心所存”（《小谿觴馆集序》），他正是以写雁门关来“聊烦冤而抒怀，吊什一

于千百”的。全赋意境阔大，雄伟的山川雄关与壮阔的历史画卷相辅相成，给人以深沉的审美感受。全赋情辞慷慨，这也正是作者心中慷慨之情的抒发。（胡大雷）

红蕙山房唱和诗序

尝闻刘彦和之言曰：“兰为国香，服媚弥芬；书亦国华，玩泽方美。”岂非以根同富媪，而舂蚩者悦魄；事归晏嬉，而娱文者扬徽。盖索胡绳之绵绵，则都梁迷迭不能夺其芳也；罗皇坟之赉赉，则芝房菌宫不能掩其雅也。若今袁子红蕙山房，其殆勤思兼两矣乎？

初，昆山健庵司寇，开书局于洞庭东山。戢香群籍，铺菜鸿藻。厥有红蕙，莼醑其旁。星霜代移，菀茂无改。于是洞庭钮子匪石，效疏麻之折，作文无之赠。而枫桥袁子寿阶，为筑垞而蒔焉。

忆夫承接茵凭，薰染烟墨，府罗群玉，室启谟觴。湘雨方歇，朱颜酡些。万签锦罽，焕色色同；百轴油拳，流香香杂。门疑通德，作带紫书；地似羽陵，代芸走蠹。或上公簪笔，露眼旁窥；或群士哦松，颀容流笑；此红蕙之前尘也。

至乃岩喧野淑，波丽帆开。辞石户而下单椒，入藪闾而就小筑。东皇载艳，红影摇云。有美移家，狂香拥覆。性殊桔化，逾淮益良。子有兰心，杂佩以赠。草上君迁之号，室同善人而居；此红蕙之受遣也。

精庐杳窈，旋房便娟。培以隐士泥清，润以仙人水绿。珠点夕露，金然晓光。亭风泛馨，伫月搜艳。动则夺目，静则袭人。丹

榴窟窈，无此靡颜。朱荣熙曜，逊彼潜颖。此红蕙之振奇也。

虽然，土夫木伯，怀蕙芷而不芳；辛楣药房，入瑯嬛而增美。在昔一茅三脊，藉泰岱之金绳；百茎孤根，任孔林之玉策。眷言璿卉，例近文章。然则人非天士，曷称灵华；地乏书城，难安香种。今袁子汲古得梗，真想襟。读百二十国之宝书，秃千五百皮之毛颖。朱函压地，彩帙熙天。千年脉望，竹素成园；一片心香，人花同气。侔色而珊枝架赤，斗采而藜火摇青。露称研朱，秋相吹息。是又红蕙之谐际，而文字之缘深故也。

时则大雅鳞萃，八风棣通。斋间麈横，夜寂琴畅。一唱百和，总总搏搏。锦瑟湘波之韵，瑶琴左徒之篇。各为传神，不辞书叶。而僕则因之有感焉。以彼岩隐挺秀，非不贞萋也。而粪壤杂之，落岑宗生，非不茎寄也。而艾萧浼之，霜严影独，山空迹孤。虽余情其信芳，渺斯世其焉托。岂有厕巨公册府，登通士墨庄。薰沐儒林，始终文囿。红丝拨沉，吐齐争辉。彤管飞花，流丹角艳。若此蕙者，其出处岂偶然乎？

国香国华，载服载玩。猗欤袁子，斯之谓已。爰继叔夜怀香之赋，代小草肇言；即仿扬云篆刻之文，为群公批导。

此文选自光绪二十年刻本《小谿觴馆诗文集注·文集》卷二。这是叙写与朋友们在红蕙山房唱和作诗的诗序。红蕙山房是袁廷椿（字又恺、号寿阶）从王冈龄手上买去的别墅小停云馆的一处景点。作者在文章中重点不在记叙欢聚的过程，而在铺排红蕙山房的景物。近人王文濡评此文“体物浏亮，导思清研”（《清代骈文评注读本》）文章以刘勰的两句名言发端，提出中心意旨。继而叙述从徐健康辟“红蕙”到钮匪石扶植、到袁寿阶成其规模的

过程。然后作者以精美的语言铺写其环境、景物，状摹了群芳斗艳、清新恬静的风光，颂赞了主人的学识。文章写景主要围绕“红蕙之前尘”、“红蕙之受遣”、“红蕙之振奇”、“红蕙之谐际”四个方面来写，最后从对景物的描绘引入到对主人“勤思”的称美。（莫道才）

天 池 记

出宁武城而西四十里，古宁化军所属地。碎石萃确，冈峦陟鹄。山原之上有池翕潏，方广百顷，交焉冲照，旁注汾水，下承桑干，东连元池，津脉潜引。濛濛之辨，见于道元之书；祁连之名，传于佛助之史。淳泓澄澈，征奇效灵。历有年所，以逮李唐。资其水草，置牧设监。车骑所集，流杯以嬉，盖亦旋鸿神泉之亚也。

阅千余龄，电迅焱逝。原隰辽迥，素波独澄。边风凄厉，起于厓谷；靴文鳞猎，沦漪竞川。秋花数丛，杂无名目；傍渚照影，流媚送馨。厥性洁蠲，不受斥草；时有翠鸟，衔污其中。激素飞清，尤足异已。岩栖谷汲，山夫茆竖。习焉相忘，过而不睨。邑鲜词人，兼乏好事。颁赋之乐，埽霓之胜，概尔阙如。予以严辰肃月，命畴啸侣，嬖嫫池上，天镜落目，心波湛然。长空卷云，俯仰一碧。太清不滓，喜无行舟；凫雁有声，足代渔唱。简文帝云：禽兽鱼鸟，自来亲人。王司州云：人情开涤，日月清朗。斯池有焉。

夫影娥太液，混漾于禁籞；高阳昭华，淼漫于垌野。皆以胜游，腾人口颊。斯池地邻扼塞，人稀兽繁，緬道武税之所，余朱阿乐之年。今昔代更，喧寂亦异，顾不以寥阒改其渊涵，阳焊不耗，阴霖不溢，是非含真，蕴素有符，潜德者乎！

度日将匿，玻璃漾霞，倒载接罗，弥望广濛。濡豪记之，可俯感矣。

此文选自光绪二十年刻本《小谿觞馆诗文集注·文集》卷四。文后有作者自记一则云：“宁武一郡，万山环抱，实无名胜足称。惟天池在县境西，林壑森秀，最显于元魏之代。《北史》、《水经注》诸书记载特详。郡志有秦雄褒记一通，嫌其事绘未尽，因删成之。”宁武，今山西北部县名。本文是一篇描写宁武县西天池的山水游记。作者开篇交代天池的方位、形势、迁变和游览盛况，继而摹绘天池的风光。从湖上之清波，湖滨之花丛，湖间之翠鸟，天上之云霓等方面状写出天池的澄澈明净之美，描绘出一幅北国江南的清新画卷。在语言上，纯以白描手法状物，极少用典，文辞自然平实，加以夹用散体句法，使文章风格呈现出朴素自然、清新明快特点。（莫道才）

泛 颍 记

乾隆壬子之岁，予客汝阴，已阅三稔。地当颍尾，水波澄复。上流直清，下流曲漪。和仲所叹，近在眉睫。坐窗不遑，悔且次骨。乃以伏日传笈召朋。蕉衫葛屨，出自北郭。舳舻五尺，隔水招手；蓆蒟一席，当舷展风。两髯不言，背立鸣櫓。袞摇波开，燕尾细剪。火云彤彤，覆头半阴；清风习习，两腋徐举。白鹭前起，没于苍烟；红藕作花，近在舵尾。岸柳什百，或垂或斜，时有微颺送之蘸水汀曲。丛草香来，不名渚间；鸣蛙声出，无迹科头。倚窗俯视，绿净照见发影，误惊游鱼半川。以上纯为黛色。

及至前浦，乃皆松阴。原紫渚回，西湖在目。钱唐罗浮，名足相埒。老葑十顷，苍龙卷空；荒祠三间，残屍没水。沦涟半规，环若镜匣；别出一泓，又似初月。爰止桨牙，衡流方羊。穿茭拂芦，听其所泛。狂朋围坐，谐笑狎恰。酒气温靡，溢于苹藻，雁鹭唼噉，旁窥尊罍。伊谁乌乌，苇间微吟；忽聆悠扬，舵楼一笛。蒿云菸日，既成嘉游；柳瘦藤轮，或发遐想。抚兹古郡，壤联州来，翠被出狩。楚王侈功，白亭拒吴。慎人劳役于铄，霸业咸归劫轮。不随世移，只有烟露。岂况名哲，晏吕欧苏，星堂柳亭，郁为蔓草。清景一失，不如渔夫。胜集匪常，感我羁士，借水洗貌，摭文志游，乐而不书，抑感也。

时同游者，山长华亭进士张君若采，郡人明经宁崇礼、问礼、刘泽青、任鲲化，秀才元价、刘含、任之琦、郝溶，凡十人。

此文选自光绪二十年刻本《小谿觴馆诗文集注·文集》卷四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在汝阴(今安徽阜阳)作，文中叙写与朋友们泛舟颍河的情景。作者着重通过游览过程和内心感受来状写清丽诱人的颍河风光。开头交代游览起因，乃是因为作客阜阳已三载，住在颍河之滨，而尚未饱览其优美的水上景色，于是萌发邀朋友一同泛舟的想法。这种先声夺人的手法使文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然后描写友人泛舟时的所见，通过清风、细雨、白鹭、岸柳、鸣蛙、暗香、荷花等景致的状摹，写出了江上清新明媚的风光。又通过与朋友们饮酒作乐、吟诗唱和的描写，表现出醉心于大自然的愉悦心情。最后，由眼前景色而引发思古之幽情，抒写出功业难以永恒，人生无常而岁月永存的感悟，使对山水的陶醉又回归到现实的矛盾之中。文章由此而一波三折，反复变

化,使之由山水之游览变而为怀古、咏怀之感慨,文章的内容亦因此而层次丰富。在语言上,作者夹用散体,造成骈散间行、浑为一体的效果,加之白描手法的运用,极少用典,使文章风格清丽明快。近人钱基博称彭兆荪之文“警新不如,转以闲雅胜之”(《骈文通义·流变》)。证之此文,亦是恰当的。(莫道才)

黄承吉 (1770—1842)

字谦牧,号春谷,江苏江都人。幼聪敏,博总两汉诸儒书,与同里江藩、焦循、李钟泗等交游,以经义相切磋,时有“江焦黄李”之称。嘉庆十年(1805)中进士,补广西兴安县知县,调摄岑溪。寻以事归里,读书著述不倦。工诗古文兼通历算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卒,年七十二。其治学交友与焦循最密,而治学之法,亦与焦循为近。故其为文,铺叙甚多,“率病芜冗”(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·梦陔堂文集》)。著有《梦陔堂文集》十卷、《梦陔堂诗集》五卷等。

寄家兄书

在岑终日不暇,一切所行,所以未及缕述。今来信中属弟将近日听狱之事,略寄一二,则请以前月甫结一事陈之。岑邑有乙为甲佃耕,而甲田宅在蔽僻山埭,四无居邻,越埭数里而后有人焉。乙之家距甲埭且三十里,每还家率次日返佃所,然当耕时亦不数归。一日,乙妻某氏率二子来,控称其夫两月未归,命子往视,不见,询之甲。甲云于十日前还家,迄今未返。子惊异还白母,

母率二子复诣甲询，甲坚称如前。母子随四向觅，无踪迹。昨始近甲埕，访得乃某日乙与甲争斗，为甲所毙，埕外人有在下风闻斗声者。又访得甲乘夜瘞尸近埕，惟未确知何地，求作主。其状如此，讯之情辞迫切，涕泣不辍。随遣役呼甲，将严鞫之。及甲至，则云乙实于某日还家，十余日不返，正在惊讶，恐其病。惟未得暇往探，曷尝有争斗之事。察之，乃似无饰容，反复究问，无他言，无从谓其非，如常置之。然氏母子日以申冤趣穷治，又叠讯甲及氏母子，甲供皆如前无他言，弋之以他辞，亦随问辄答无沮色，竟无从非之。而甲家耕者，又皆其妻子女妇，无他佣可传证，于是遂置甲不问，而转讯氏母子。方氏之甫诉也，弟即闻人言甲实以斗故毙乙，而辞色不能屈甲，及反复讯而辞色究不能屈甲，甲无从屈，故不得不讯氏母子。然署中幕客及胥隶僮仆辈，莫不颌弟偏见，弟故知之，然是时不刑甲，则更无可问，若刑之，则一庭之中，甲对弟，弟对甲，两相确切，一无旁贷，岂能因浮语辄施责于辞气不屈之人？

爰问氏母子近日更何闻见，则曰，距甲埕三里许有小市铺，铺人云，乙于某日来铺市物遂还甲埕，后未见复出。又云，此市铺乃乙还家必由之地，乙既还甲埕未出，则其未归可证，且其时日又在甲所云乙还家时日之前。弟时欲传询铺户，而其地距县六七十里，脱氏言不实，铺累无已。即传至，而所供如氏，亦不足为实证，且安知非与氏扶同者？遂置之，仍讯氏母子又数次，或氏来，或二子迭来，乃皆言近访得甲瘞尸于近埕某界，行路人多嗅得秽气，故传言知之。而又言是夜瘞尸实有人窥见，惟不肯作证，且言瘞状凿凿。弟询以何人，则长子曰，系传言，不知何人，母与次子皆曰某名姓。越日又讯之，则其母子所言之月日名姓瘞状稍不